

中国出版

● 主编 宋原放 ● 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

史料

ZHONGGUO CHUBAN SHILIAO

现代部分

第一卷 上册

● 陈江辑注

山东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出版史料

主 编 宋原放

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

现代部分

● 第一卷 ●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 上册 ●

● 陈江 辑注

山东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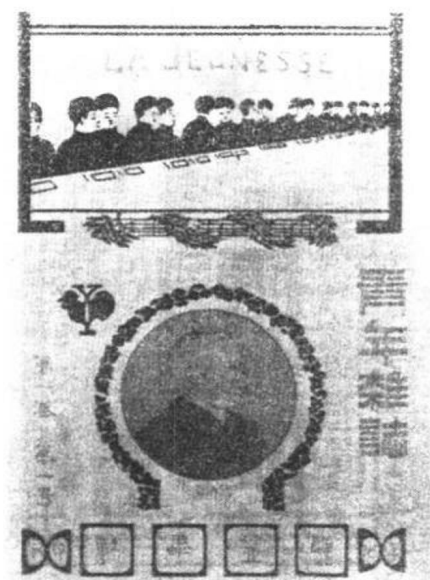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出版史料. 第 1 卷, 现代部分/宋原放主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ISBN 7-5328-3200-7

I. 中… II. 宋… III. 出版工作-史料-中国-现代
IV. 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975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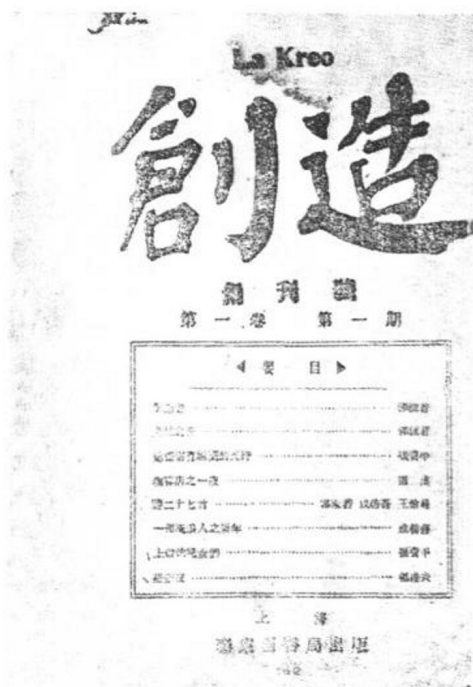
《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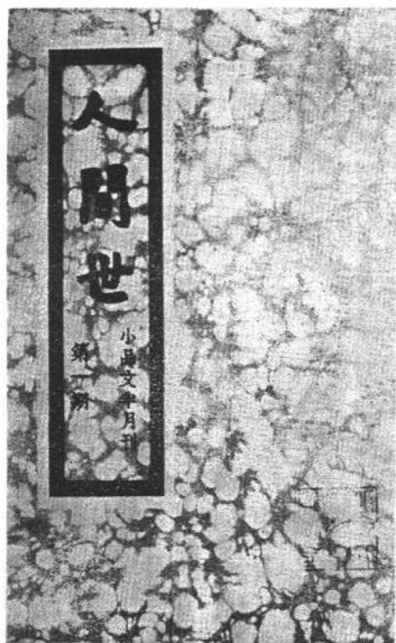




《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1921年第12卷第1号起全面革新，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

《创造》季刊是创造社的第一个刊物，1922年3月1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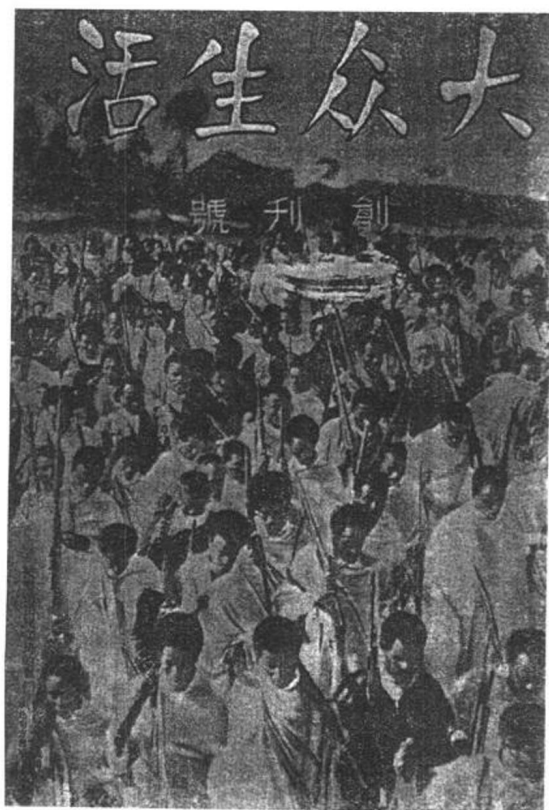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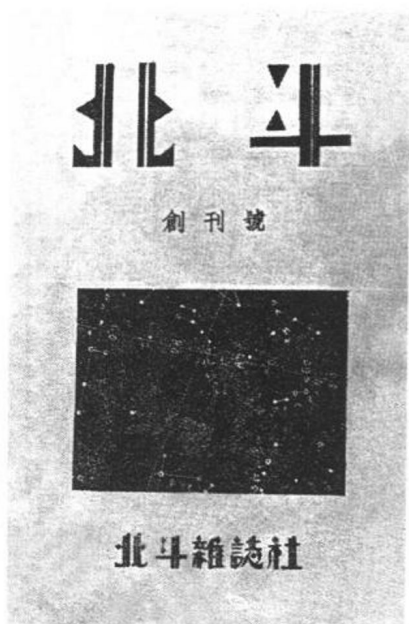




《人间世》是林语堂继《论语》以后主编的又一份提倡幽默小品的刊物，半月刊。1934年4月5日创刊于上海，1935年12月20日终刊，共出42期。

《现代》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在上海首先问世的大型文学刊物。第一、二卷由施蛰存主编，第三卷起自称“第三种人”的杜衡成为两主编之一以后，《现代》上左翼作家的作品就显著减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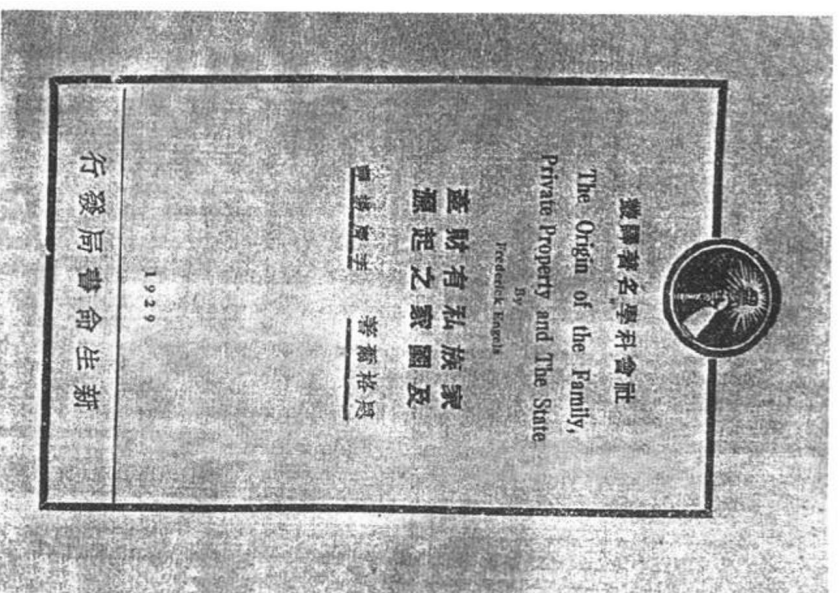


《前哨》、《北斗》均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前哨》第一期是纪念李伟森、柔石等烈士的专号。

《大众生活》是1935年6月《新生》周刊被封禁以后，由邹韬奋主编的刊物，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宣传抗日。期发行量曾高达20多万份，为全国刊物之冠。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该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4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此为同年9月重印本。



李膺扬（即杨贤江，又名李浩吾，1895—1931）译的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1929年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上海涵芬樓借南海
潘氏藏宋刊本景印
原書板匡高營造尺
六寸二分寬三寸九
分

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
局據王注原
刻本校刊

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聚珍仿宋本

翻譯名義序

唯心居士判谿周

敦

余閱大藏嘗有意效崇文總目撮取諸經要義以爲
內典總目見諸經中每用梵語必搜檢經疏以爲所譯
音義表而出之別爲一編然未及書而顯親深老示
余平江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所編翻譯名義余一
見而喜曰是余意也他日總目成別錄可置矣已而
過平江雲遂來見願求叙引余謂此書不惟有功於
讀佛經者亦可護謗法人意根唐奘法師論五種不
翻一祕密故如陀羅尼二舍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

李太白文集卷之一

錢塘

王琦瑤崖輯註

古賦八首

鳳山較

大鵬賦升不序○其壯北冥有魚其名為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雲一舉則天地爲之搖動一息則八風爲之回翔其行也如流其息也如雷其力也如神其志也如海其心也如天其目也如日其舌也如雷其聲也如雷其足也如地其尾也如風其骨也如石其肉也如雲其毛也如雪其色也如金其聲也如雷其力也如神其志也如海其心也如天其目也如日其舌也如雷其聲也如雷其足也如地其尾也如風其骨也如石其肉也如雲其毛也如雪其色也如金

明海陽胡曰俊編

十竹齋箋譜

版畫叢刊之一

鲁迅题写的《十竹斋笺谱》书名

叶圣陶写于1946年的这首诗，提到了“作为开明书店的一种特殊的标识”：“开明人与开明风”

開明書店二十週年紀念碑辭

葉聖陶撰

書林張一軍及今二十歲欣茲初
度長鏤金聯同輩開明風有風思
不出其位樸實而無華求進弗欲
銳惟顧文敎敷遑顧心力瘁此風
永發揚厥績宜炳蔚以是交勉焉
各致功一簣堂堂開明人俯仰兩
無媿



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前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公司鸟瞰。



被日本侵略军炸毁后的废墟

编辑说明

一、《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所包括的时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到1999年12月止。

二、本书所收史料，只收与出版工作有关的，以图书、期刊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科研等有直接关联的史料为主，尽可能收原始材料，但当原始材料短缺时，则选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署名文章。涉及印刷技术以及一般性的研究论文不收；新闻部分酌收早期影响较大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报纸史料。

三、《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共分三卷，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卷（上、下册）——1919年“五四”运动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陈江编）；

2. 第二卷——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9年9月，抗日战争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吴道弘编）；

3. 第三卷（上、下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9年12月。其中包括少量新中国建国前夕的出版史料；后有《附录》，收有几篇资料供读者参考（方厚枢编）。

四、本书所收史料，大体上按各时期的历史顺序编排，但视具体情况，有一些史料按专题集中编排。

五、本书采用文后注，交代所收史料的出处等情况。凡注文为原文所附者，均在注前加“原注”字样；凡未加“原注”字样

的注释，均为各卷编者所加。

六、本书所收文献中的题名、原文内容均不作改动，以存本来面目；有的传抄早期史料文字有明显错字、漏字，不直接改正，在文后加上适当的字，用“〔〕”标明，无法辨认的字，用“□”逐字代替。如只摘文献中有关出版部分，在题后加括弧注明“（摘录）”，或在文后注中说明。

七、本书第一、二卷中收有各个时期少量有史料价值的法规，第三卷反映新中国时期的史料，考虑这一时期的新闻出版法规已另有多种专集出版，本书不再选收。

八、由于资料收录的限制，本书未收录同时期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作者所写的出版史料。

九、《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包括的上下限时间历时80年之久，出版史料浩繁，编者仅能从目前有可能收集到的有限史料中选收。编者对所辑史料虽力求做到全面、广泛，内容丰富翔实；对个人文章注意选收作者亲历其事或史料价值较大者，以便为今人和后人了解近80年来的中国出版史提供一部有长期查考价值的史料集，但限于编者的学识水平和条件，定有重要遗漏或错讹之处，企盼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十、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出版界多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关注、指导和大力协助；山东教育出版社领导同志及社内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使本书能在较短时间内出版，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0年9月20日

序 一

胡道静

我国是一个出版事业飞皇发达的大国，又是印刷术最早发明的大国，是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国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创源地。但有一点是奇怪的，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显得很不相称。我国在唐代初年即已发明雕版印刷术，可是没有文字记载。20 世纪 60 年代末，韩国汉城佛国寺发现塔顶所藏经卷，其中用有唐武则天所制造的文字，证明其为当时的印制物。后来雕版印刷在民间普为流传，刻印佛经、日历等，多有实物发现。再后到五代时，政府刻印《九经》，广颁民间。可是直至宋初编著《五代会要》才略有记载。唯一突出的记载，是活字版发明后，还不到四十年，便有沈括详细记述在他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正因为沈括是一位科学家，才能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历史事件，而能作出及时的、详尽的记录。

更令人惊异的是，我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活跃，无一不是由于广泛流传的新兴出版物所引起与促成，而在出版界本身方面，却淡然置之，鲜有对此开天辟地的伟业加以记录。虽也偶然有些论文，分散发表，终未见有体系地、面面俱到地加以叙记。有鉴于必须弥补这个缺憾，我们出版界的宋原

放、吴道弘、方厚枢、陈江、汪家熔、王有朋等同志，接受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老出版工作者委员会的委托，负担起编纂巨型《中国出版史料》的重任。我在序首不嫌其烦地描述了我国出版界的缺陷，意在反映出如今这一巨大著述文集出现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是值得令人兴奋的大事。

新编《中国出版史料》共为十册，约四百万字。其上限自古代至近代，下限包括共和国成立后至世纪末。半个多世纪以来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多多，当然包括在内。本书在着手编纂之前，经过郑重周密的考虑，所以框架结构完善，收录有条有理，故名为《史料》，实际成为一部可阅读的信史。正因为这样，显出与已往张静庐先生所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有很大的不同来。从名称上看，张书即有时代上的局限性。其次，张书数编，次第编印，不适合于阅读求得全面认识的要求。新编《中国出版史料》并非为顶着张书的不足而来，但我觉得应有说明几句的必要。

还有，近时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出版史料》一书，主要是收集《出版工作》、《中国出版》、《中国出版年鉴》以及各类报纸上有关的论文，分列专题而成。它的编辑特点和本书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用处。我觉得也有在这里说明一下的需要。

中国出版事业将有更大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将起更大的作用。鉴往知来，在此分界线上，有宋原放等老同志这一部“光彩著作”的照耀，光辉的前途就在我们的眼前。

二〇〇〇年七月一日胡道静序于上海海隅文库。

序 二

王 益

我国出版界，对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对出版史进行研究，逐渐重视起来了。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宋原放等同志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皇皇十大册，包孕古今，是一部从古代到当代的大型出版史研究文集。它的出版，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对于为此操劳的各位同志，包括接受出版的出版社的同志们，我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出版史料是为出版史研究服务的，而出版史研究又是为出版工作服务的。

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为出版史研究创造条件，提供依据。出版史研究，必须以出版史料为依据，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但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不能代替出版史研究。

一般讲：“鉴往察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出版史料可以直接为出版工作服务。但出版史料真正要为出版工作服务，更好地为出版工作服务，必须经过咀嚼消化。出版史料好比是富有营养成分的食品，食品必须经过咀嚼消化，才能被人体吸收。史料的咀嚼消化就是研究。通过史料的研究，总结出规律或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对出版工作起指导作用。

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史研究，可以看作是两回事。是互相衔接的两回事，因此也可以看作密不可分的一回事，或一回事的上下工序。不可以没有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也不可以没有出版史研究。

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可以吸收广泛的同志参加。凡做过出版工作的同志，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提供一些出版史料，而出版史研究，却会给人以高不可攀的印象，因而参加的人较少。其实，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是出版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参加了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就是做了出版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重要的一点是勿忘目的。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有目的，按着目的去做。有目的才有方向，无目的就没有方向。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史研究都应该围绕一个目的去做。这个目的，就是繁荣和提高当前的出版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我相信《中国出版史料》一书的出版，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2000年7月26日